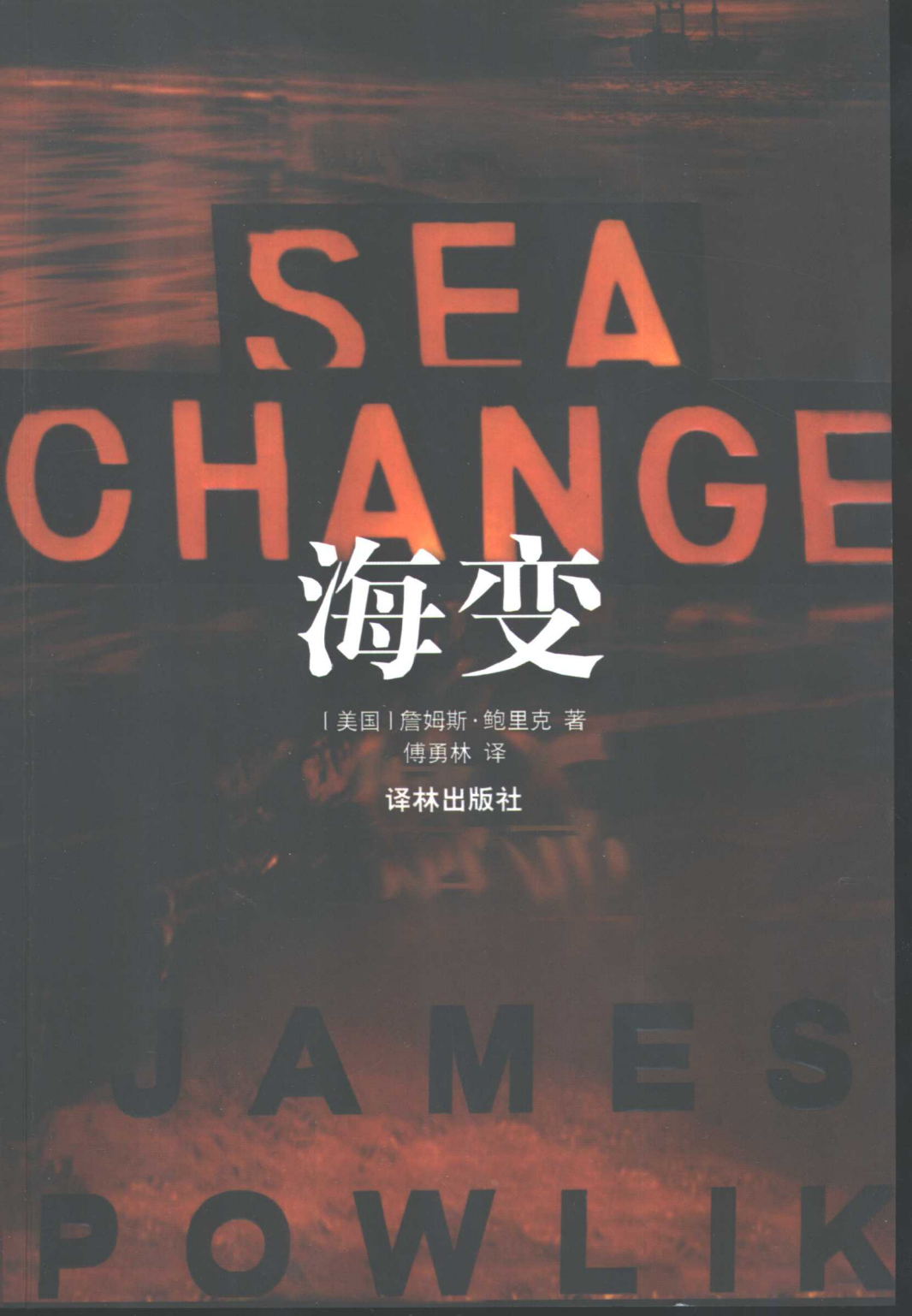




SEA CHANGE

海变

〔美国〕詹姆斯·鲍里克 著

傅勇林 译

译林出版社

JAMES

POWLIK

海变

[美国]詹姆斯·鲍里克 著 傅勇林 译

SEA CHANGE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变 / (美) 鲍里克 (Powlik, J.) 著; 傅勇林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12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Sea Change
ISBN 7-80657-320-8

I. 海… II. ①鲍… ②傅…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1381 号

Copyright © 1999 by James Powlik.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Delacorte Press,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9-130号

书 名 海 变
作 者 [美国]詹姆斯·鲍里克
译 者 傅勇林
责任编辑 周丽华
原文出版 Delacorte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75
插 页 2
字 数 277 千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320-8/I·272
定 价 15.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海面不散的毒气

——评《海变》

傅勇林

翻开是书，一滴古墨幽然荡开——“丁香空结雨中愁”——因而，真“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

这个故事发生在秋天，发生在海洋，发生在丝绸与翡翠般迤邐的海湾；秋高气爽，年轮如枫叶般燃烧，却只留下一片迷人的荒凉；任随灵魂跪地哭泣，罪恶却只管吞噬着美丽，留下希望的碎片漂泊在失望铺就的海水里。

作者回味苦涩，像是一位甫出天涯又折归书斋的行吟诗人，愿意在现代文明虚妄的衣襟里为创痕累累的海洋、为人类的未来、为她们共同的身世而逐个敲打那些无辜死者的墓碑。他顶风冒雨，衔雷荷电，像是一位天涯游子久居海洋，乡情弥老而客思常新。“去国之悲伤”无日或已，“纷纷兮予怀”，于是发而为文，留下了这一曲海洋挽歌、一份久别的“家园情怀”。捧读字里行间，“我的眼睛看到的一切，都是杀我的凶手”，这“我”是小鸟，是海洋，是秋天，是和平，是宁静，是喟叹，是呐喊，是呼吁！是自然的勃勃生机，是天籁与人的和谐默契，是人类对自己家园的庄严承诺，更是人类的尊严与自信！

可是，当尊严变成傲慢、自信变成迷狂，当生物武器无情地查封了海洋那勃然流溢的绿色，当火舌的余烟叹息着荒凉的悲哀，那么人们便只能在寒冷的冬季用美丽的雪花写下如许哀切的诗句：“船完全被撞破之后 / 也就不会沉没了。它的 / 每块零散的木板 / 将永远漂浮在海上。”于是，海滨半山坡上的那曲牧歌和着海妖的

游魂声声呜咽,于激流暴跳的海啸声中焚烧以后,便已坠落到秋天的海底里。

故事很简单。二十年前,美国国防部为研制一种生物武器,特请大学教授、生物学家查尔斯·哈蒙主持这项生物工程。工程完毕,其成果便是小说里肆虐成性的杀手——真核双鞭甲藻。其研制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为了对付美国所谓的“敌对国”。希望达到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借此彻底耗竭该敌对国的全部海洋资源,二是想利用因此而产生的悬浮微粒使该敌对国的国民患上慢性神经性疾病,让其不战而退,取得战略优势。二十年后,真核双鞭甲藻不慎泄漏,在海上蔓延。渔民、鲸鱼、水手以及其他海洋资源纷纷遇难。容克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哈蒙的儿子——在真核双鞭甲藻肆虐的海域做野外考察时也惨遭毒手,于是便引发了一场触目惊心的搏斗。故事主人公加纳和前妻卡罗尔积极投身于这场战斗,最后在多方援助下,终于将真核双鞭甲藻焚烧于海上,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就像胜利以后主人公加纳还半信半疑:胜利了,但还只是暂时的。虽说这场胜利来之不易,但因为类似的生物武器还会存在,还会被人类基于各种目的炮制出来,真正意义上的战斗旷日持久,海洋危机乃至人类的生存危机还会因为这些武器的存在而存在,永远不会消失。因此,这部小说便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是呼唤环境伦理,二是警惕战争威胁。然而单纯的环境问题尚可借助可持续发展战略加以解决,只要人类善待生命,能够在相关问题上取得必要的共识;假如环境破坏辅以战略目的,那么文明将会遭到破坏,却还不足以毁掉整个文明;可怕的是釜底抽薪,让支撑整个文明系统的生命链断裂,让生命系统的基因组产生变异。而本书横行于海洋、处处肆虐的杀手——真核双鞭甲藻便是这样一种可怕的元凶,完全可能达到上述目的;可是,真正可怕的还不是这些——可怕的是人性迷失、道德沦丧、理性断裂。于是,本书

NEA 52/06

因为倡导环境伦理便有了不同寻常的特殊价值。

本书恍似一部好莱坞大片,但由一位海洋生物学家写来,却在英雄赴难的模式上被重新赋予极为严肃的主题。除却刀光剑影、战火横飞,该书易之以时下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高科技”,并慨叹人类“高智慧”深陷歧途,已经沦为现代技术理性的天然“婢女”。因之,“环境伦理”犹如草蛇灰线,成了本书潜在的主题。艾莉,一位普通大夫,来自艾伯尼港一家小医院,代表作者叩击那些无辜死者的墓碑,怀着“拯救人类,拯救地球”的善良愿望,同时也为其内在的伦理追求所驱动,专程赶到了真核双鞭甲藻肆虐的现场,与加纳和他的战友们一道实践着新的伦理主张、新的科学理性精神。即便是和加纳第一次见面出海,适逢海上明月朗照,所勾起的也是一腔人文情怀,没有半点浪漫情愫。因此她便以其美丽冷静、精明干练和极为理性的态度成为该书环境伦理诉求的真切代表。而哈蒙,真核双鞭甲藻的始作俑者,却由显而隐,通过隐居、暗里援手相助等方式参与这场剿杀行动,无疑也是这种伦理诉求的隐性化身。但其杰出代表则无疑是加纳——本书的主人公,也是作者的代言人。从惊闻容克斯故去的噩耗到现场勘察,从彻夜检查菌落细胞到勘定肇事元凶,从出海围剿菌落到空中遇险,从现场指挥到飞身救险,他沉敛稳重,机敏睿智,处处都透溢出了一种磊落的英雄气质。然而,这种英雄底色却只是为了烘托加纳决意“拯救家园”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其间所流淌的仍然还是环境伦理赋予主人公的道德勇气。菌落焚烧完毕,战斗暂告结束,此时他与艾莉相会,在柔情蜜意之中还念念不忘为此向艾莉含蓄地表达自己诚挚的谢意。可见,以清晰自觉的理性精神、深沉蕴藉的人文情怀再辅以寄兴深微的道德勇气,才可能造就一代学人的学术品格,使他们具有清澈如水的思路,截断众流的气魄,坚不可摧的科学精神,并能以超然物外自得天抒的人生意趣徜徉在智慧的殿堂,自由地驰骋于自己最感兴趣的学术空间,充分地享受科学探索与独立思考的乐趣。

趣,同时还能最大限度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与人生智慧。实际上,纵观世界科学与文明发展史,可以看出,对以上三种“潜质”的悲壮追寻早已化为大科学家独有的气质和胸襟。爱因斯坦宁肯做哲学家而不愿做物理学家,认为自己从事物理学研究是因为想怀着宗教般的虔诚去终身追求宇宙间那种永恒对称的“美”;普朗克研究大自然全然是因为她的壮美与和谐;居里夫人辞世时曾有一番长叹,叹自己终身的劳作却换来了“核武器”和“核威胁”,并且为之懊悔不已。爱因斯坦的自觉选择、普朗克的寻寻觅觅和居里夫人的慨然长叹,其间所寄寓的无疑便是“理性、人文和道德”这三个词所凝聚的“精神、情怀和勇气”。人类从自然伦理过渡到环境伦理、从“现实”的基点向“应然”的境界迈进,所追求的就是一种“自律精神”,这便是作者在小说“尾声”最后所说的“按大自然特有的方式有节制地生活”,也就是康德所倡导的“道德自律”。这就要求我们“敬畏生命”、“善待自然”、“热爱海洋”,与周遭的一切相契无间、相依为命。英国诗人丁尼生唱道:“英国人家:曙色朦胧,草原沉醉,吸吮着甘露,那么的柔和静谧;万物只知宁静,低吟一缕思古幽情。”“情脉”不断之处即是境界之所在。环境伦理旨在感怀生命、关注生命、体认生命。“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倘是海洋——人类生命的绿床——像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如灰色的监狱,死亡鼓着盆大的腹,在暗室里孕育”,那么“秋天,少女像忧郁的夜花投入海底,人们幽幽地指着海面不散的毒气”——这便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惨淡情景。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人类伦理思维的触角极大地向前延伸,“环境伦理”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也愈益受到重视,这体现着人类对生命和自身生存环境的关注,也体现了人类日益深厚的自律精神。历史的选择是一种生命的抉择,亦是人类对生命抑或自身生存环境一份持久的关怀。这种关怀是一种伦理需要、也是一种

生存需要。回归自然就是回归人性、回归人类自身；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性、善待人类自身。自然生态的变化势必导致人类生存状况的变化，同时也必然诉诸不同的伦理要求。古巴比伦文明、地中海的米诺斯文明、腓尼基文明、玛雅文明和撒哈拉文明等古文明的最终消亡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各种各样的生态学原因，因为那里原来充满绿色底蕴的土地已经变成了黄色的沙漠，支撑和养育这些古文明的自然——社会——文化复合生态系统在失去自身的动态平衡以后，便使原来的自然生物链断裂，导致这些文明最终湮灭。但是，必须注意到内在于这些原因的自然伦理诉求，倘若人类早期作出伦理决断的价值源头不是“善待自然，敬畏生命”，而是相反，那么必然会有这些文明的渐次消失。让人痛心的是，这又恰恰成了人类永远不堪回首的历史悲剧！然而，让人尤为担心的是，本书里肆虐于海洋的真核双鞭甲藻却又恰巧是人类自身通过生物工程改变生物细胞结构而炮制出来的、试图打破现有生物链、破坏现代文明之自然——社会——文化复合生态系统自身动态平衡的新型杀手，其内在的伦理动机以“伤天害理”喻之当是恰如其分！

环境伦理相对于自然伦理和社会伦理而言，已是现代人“善待自然，敬畏生命”时做出伦理决断的价值源泉。自然伦理旨在将“人命”托付于“天命”，人类跪伏于自然的神威，本身并没有自觉的生命意识，体现为一种“无我的境界”；社会伦理分为“共生”和“分存”两大原则，前者要求“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其伦理真谛尤为强调个人对他人或整个社会所应具有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后者则相当重视“天赋人权”，重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体现为一种“有我的风景”，两者共同诉诸自然便有了清醒的生命意识，但还没有达到“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毋庸讳言，环境伦理便体现了人类更为深刻的生命意识，它强调“物我交融”、“天人合一”，强烈的主体意识已让位于与自然“和和亲亲”的伦理选择，其伦理真谛便是海德格尔所倡导的要“诗意地栖居”于这片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大

地。因此，当现代人面对如今惨遭蹂躏、满目创痍、不堪重负的自然“家园”时，这种伦理选择和生命意识便透出了更多的悲壮色彩，而这或许便是作者以一位海洋生物学家的身分命笔行文写下如许佳作的主要原因。细细捧读小说的“尾声”部分，在那些冷静刻板的叙述之中，不正有悲情四溢、悲怆澎湃？鲍里克——一位海洋生物学家——曾经走过小说主人公加纳所走过的路，经历过加纳所经历过的许多事情，他奋笔写下这部小说本身便体现了一种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高贵的道德力量。这让我们不禁想起了如下诗句：“因我的呐喊而嘶哑的天空 / 雷声是无人能听到了 / 因天空的呐喊而嘶哑的我 / 呼吸是越来越轻了 / 谁来接着喊？……和平的、宁静的大雪 / 正把枪械库里的铁融化 / 一支军队整齐地进入墓地获得永生 / 和平的、宁静的大雪 / 使你一点儿也看不见天上 / 还有我，在呐喊 / 我的心逐个敲打着 / 无辜死者的墓碑 / 我的心啊，要让整座墓园或世界醒来。”

醒来的应该是寂寞的大街、沉寂的春天、落寞的海洋和孤寂的人！

那么，海洋——小说里被蹂躏的那片海洋——是否有权利要求我们：“选择最美丽的春天 / 走最光明的道路 / 来向我认错…… / 要向蓝天认错向白云认错 / 向青山绿水认错 / 最后向我认错 / 最后说——要是心焦还活着 / 该有多好！”

因此，我们说，一切的有所作为都是那么卑鄙，因为生灵涂炭，万物凋敝；一切的有所作为又是那么的美丽，因为有芳春柔条，有劲秋金叶；优雅的苦涩与血腥的搏杀两相携手，依偎着西西弗般不屈的意志——这便是小说所蕴蓄的力量、动人的启迪。

这里的海洋静悄悄，“秋天，少女像忧郁的夜花投入海底，人们幽幽地指着海面不散的毒气”——但愿这是在过去、在小说、在诗里！

“疯狂的睡莲在黎明开放 / 木桨柔软如同翅羽 / 和夏日在一起的幽灵 / 狂跳的心充满忧虑”——但愿这忧虑能涣然冰释,换来一座温馨的家园,换来一种“诗意的”生存!

太平洋西北部海岸，人们在水中或岸上莫名其妙地死去。海洋微生物学家加纳前往调查，初步推测海水中可能含有有毒微生物。目睹过多起惨剧的大夫艾莉挺身而出，协助加纳找到了杀人真凶：真核双鞭甲藻，一种繁殖迅速的致命微生物。它是冷战时期美国军方研制细菌战武器时的遗留物，20年后流入海洋，为害一方。形势非常危急，真核双鞭甲藻已集结成大片菌落，漂在水面，散发着毒雾，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即将到来的超强风暴极有可能将其吹向海岸，直抵西雅图，而毒雾甚至会侵入美国内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近在眼前，加纳被历史性地推到一场惊天动地的细菌歼灭战的中心，去承担那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ISBN 7-80657-320-8



9 787806 573204 >

ISBN 7-80657-320-8

I·272 定价: 15.80 元

引 子

8月16日

北纬48度40分;西经124度51分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

艾伦·彼得斯一直喜欢享受内心空间的宁静。小时候他就迷上了《大众科学》和《真实历险记》之类的杂志。那些刊物描绘未来世界,说人们都将生活在水底,至于尘世的拖累就全交给自动导航潜水艇了;人们住在圆顶楼里,在海底种庄稼。他为艺术家的“水下生活构想”所迷倒,于是就拼命地啃蕾切尔·卡森那类的海岸线自然作家或者像威廉·比伯和雅克·库斯特之类的海洋探险家们所写的那些故事。

后来,他在北加利福尼亚成长的过程中,海洋就成了他的游乐场,成了他课余冲浪、钓鱼时抬脚就去的地方。他几乎没法忍受岁月缓慢的流逝,直到16岁生日那天他才得以合法地注册参加了一个带水肺潜水训练班。那两个月里,每周有两个晚上,彼得斯都会带着租来的潜水用具待在萨利纳斯的社区中心游泳池里瑟瑟发抖,一边还咧嘴大笑,简直无法合口,嘴唇都快衔不住调节阀上的气门了。他就这样向那些老掉了牙的杂志所描绘的那块期望中的乐土迈出了最初的几步,虽说时间不长,也算暂时抛开了那个呼吸空气者组成的世界。打那时算起,他又长了30岁,多长了一百来磅肉,四千多个潜水小时,但每一次潜水,在那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穿梭翱翔,几乎感觉不到体重,他都会感到一阵兴奋。那种静

谧,那些舒缓细腻的动作,还有潜水时身下异态纷呈的一道道景致,这一切都对他太有吸引力了。

此刻,在水下 20 英尺处漂浮着,沉浸在水流涌动的黑夜里,彼得斯调了调防水灯的角度,又继续工作了。水温 50 度^①,很难受,但穿着防水服他却感到暖和。照眼下采集的速度,他得在这儿再待上半个小时,要是背上双筒氧气瓶里压缩空气的压力不够大了,他还得稍微地调整一下自己的浮力。

除防水灯照亮的区域以外,简直什么也看不见,更何况他也没功夫去打量四周。此刻,他正一门心思地鼓捣眼前那块礁石以及上面长势茂盛的石决明。他用刀割开一块块已经钙化了的石决明片,然后再放进挂在腰间皮带上的大网兜里。活儿干久了,动作几乎很机械,节奏也单调,一门心思想着眼前这活儿将带来的利润,却被这枯燥乏味弄得昏昏欲睡,心思不由得往别处想。

最后一片石决明很难弄,但还是下来了。彼得斯将其扔进网兜里,看来袋子都快满到了袋口。他原先还指望里基这会儿从水面上赶回来,但又想,也许他的搭档一直待在水上照看他们收获的东西,正等着他连夜把活儿干完呢。伯吉斯会不会扔下他一个人溜回家了,留下他一个人老老实实在地拎袋子?彼得斯尽量不去这么想,但不行。这种要命的事儿,那些打短工的家伙滑头滑脑,是常常干得出来的。

在岸上的时候,里基·伯吉斯平常看上去苍白憔悴。脸上的皮肤打小时候起就一直长满粉刺,因此,一张脸满是麻子,显得凹凸不平,他便蓄上稀稀拉拉、乱蓬蓬的胡子,想遮住脸上的皮肤,别那么吓人。在彼得斯看来,伯吉斯仿佛永远都是怒气冲冲的,只要一说话,两腮就一鼓一胀的,要不他就会神经质地猛吸方头雪茄。喝酒的时候,他就像鸟一样,总爱用嘴去打理那守活寡的妻子额前的

^① 本小说中的温度单位均为华氏度。

发梢，吹牛说他曾在电视连续剧《硝烟》中演过配角，还在三个片段中被詹姆斯·阿内斯开枪“打死”过。据说伯吉斯有过坐牢的记录；好像很不光彩地被军队开除过；另外，还与（以前）那事实婚姻中的妻子十几岁的女儿关系暧昧。对于这些传闻，伯吉斯摆出一副无辜的男人的架势，统统不予否认。

伯吉斯是个万事通，但也是被主流社会所遗弃的那种人。一年到头，为了谋生，从晒海藻到修理小型发动机，从铲雪到种大麻，什么粗活儿他几乎都干过。他觉得自己怎么都能活下来，又什么活儿都能干，是加利亚诺岛非官方的“岛主”。他和彼得斯就住在岛上。加利亚诺岛与世隔绝，当地像伯吉斯和彼得斯这样的外来人因此能够过得随心所欲。本地警察也允许他们平平安安地做事，只要他们把握分寸。这些一直都很对伯吉斯的胃口，而且，谢天谢地，慢慢地，艾伦·彼得斯自己也觉得惬意起来。

那还是前年夏天，在蜂鸟酒吧，伯吉斯头一次告诉彼得斯，说他计划把自己的生意扩展到水产业。他一本正经地，有点像演戏，向彼得斯挑明说，他想养石决明。他说想雇几个当地的孩子挖海床，而他们——他和彼得斯则可以在当地海味市场上坐收渔利。他向政府申请许可证，却被拒绝了，于是断言加利亚诺地区的石决明市场无论如何都“鱼”满为患了。他一边嚷嚷着“见鬼去吧，该死的许可证！”，一边用食指在彼得斯的胸膛上戳戳点点——他喝得半醉下什么决心时总这么干。失业者名单上满是那些终日奔波却又死去的人，还不是因为他们总让政府指指点点的？不是吗？他妈的，一点不错！

从那以后，伯吉斯开始利用空闲时间（他的空闲时间似乎多得无穷无尽）四下里走了很远的路去寻找产石决明的天然海岸，只有在那些地方他们才可以“自由地随便开采”。那年夏天刚开始，他们就发现了尼蒂纳特海湾和长在那儿的大片石决明。这一片石决明靠海藻生长，反过来，本地区水域上涌的营养物以及从太平洋

东北部过来的水流含氧量极高,那儿的海藻又可以从中吸取丰富的养分。至于说这段海岸线原是萨利什印第安人的一块属地,这也只是偶然考虑的因素,并不重要。按伯吉斯的想法,利润上的赚头可不关原初居民法定权利什么事。他们的土地权——如果他们 also 配拥有这种权利的话——也只限于在海潮打湿不了的范围之内。

“是按涨潮算还是按落潮算?”彼得斯总是一有机会就想撩撩伯吉斯生就的坏脾气。

“喔,那可得他妈的看情况。”伯吉斯往地上啐了一口,一口牙齿被香烟熏得焦黄,这会儿给阳光一照,就和狼牙一般。

尼蒂纳特海湾是他们的第三个石决明采集地,多少个夜晚他们都是在哪儿采集的。这里水面平静,有助于提高水下能见度。只见微波细流,江河带来的冲积物也减少了。虽说多年潜水赋予彼得斯一身硬肉,肺部肌肉也和马皮一样坚韧,但是,水下作业几个小时以后,彼得斯还是感到疲倦,浑身酸痛,就和坐久了一样。像伯吉斯那种游手好闲的家伙居然也能适应他的工作强度,对此彼得斯一直留有很深的印象。

彼得斯转身离开那块礁石,随着水波漂了几码远。他每吸一口气,气门就将空气送进肺里,此时总伴着一阵尖细的、犹如金属般的“嘶嘶”声;他每呼一口气,就有气泡从气门边上冒出来,噼噼啪啪轰响着穿过耳际,声音刺耳,隆隆作响,就像是一列呼啸而过的地铁。

水下的沙砾铺就一片浅滩,灯光照过去只能看见上面几丛病恹恹的海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因其扣人心弦的海上生活而著称,显然还有许多宝藏不为人知。接着,彼得斯把防水灯扭向水面,一下照亮了数以千计的浮游小生物,它们悬浮在水中,全都在等待日光重临水面,继续进行光合作用。他停下来,拨弄着一条小水母如柳丝般柔软纤细的躯体。这条小水母比一角硬币大不了多

少,它在水中的光柱里引颈而上,姿态优雅,接着又缓缓地向下漂去,布满小吸盘的触须伸着毒刺,气势汹汹,不管逮到什么,那倒霉的东西就都成了他的口中食。

彼得斯将防水灯在黑暗中划了一个更大的圈儿,还想着设法确定小船的停泊线。四周全是激起的沉积物,他慢慢地游着——这样才能节省体力,保持自己的方位——转着圈儿向前游着,一步步扩大搜索范围。要是还不能尽快找到船锚,他就得往水面上去,再用防水灯来找船。可是水流会把他冲到下游半英里的地方去。他可不太想游回水面,也不想大声呼喊“里基”,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

这时,一阵细小的擦刮声传入耳中,是从他的右边方向不知什么地方传来的。他把灯转向那个方向,小心地向前移过去。不一会儿,灯光就照到了声源——那正是伯吉斯的船锚,已经松了,正在海底的沙砾上慢慢地蹭来蹭去,水面的情况无疑更糟,至少是起风了。伯吉斯又一次失职了,彼得斯骂了一句,心想他大概正在上面忙着用自己冻麻了的手指点烟卷,哪里还会注意到船锚已经松了。

不一会儿,他的目光又被什么吸引了。一开始彼得斯还以为那只是防水灯的恶作剧,也许是月光穿透海水产生的折射吧。但是,当他缓缓浮向水面时,那光景倒越来越明显了。不知什么东西,细细的,又轻又薄,恍似几条线,又像蜘蛛网,或是一大块透明的塑料。感觉像是……什么也没有。他从那片奇异的“水底疑云”中径直冒了出来,那不像是什么肉眼看得见的东西。也许是种什么微生物吧——也许是某种原生动物,表面还发出荧光呢。他知道有些排硫的细菌有时能将海水染成乳白色,这种事儿他在加利福尼亚的死水湖里见过许多次。他还做了记录,在自家的书房里查找过这一现象的有关解释呢。

彼得斯到了水面。头露在水上,他可以看见开始涨潮了,波浪

愈加汹涌。他吐出气门，由它在身旁水里咕嘟咕嘟响。他深深吸了一口夜间的空气，没想到四周那股恶臭简直令人作呕。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死鱼的气味，充斥着浓烈的氨气味，简直和他下水时大不一样了。他咳了几下，唾沫四溅，又四下里望了望，想知道风向是不是莫名其妙地改了。沿海边的树丛上面一轮满月高高挂着，正映照着他身旁整个的水面。离他 20 码开外，是伯吉斯那只铝皮船熟悉的身影——船尾上故作深沉地漆着几个字：生活便是咧嘴一笑。风干得很好，但基本认不出来。船身在那回水的漩涡里懒洋洋地来回荡着，打着小小的旋儿，看不出这是只有主的船，好像整个世界都把它遗忘了似的。里基伺候自个儿的船和他伺候自己其他那些散漫的日子简直就没有什么两样。

“里基？”彼得斯大声喊着，“嗨，迪克^①？”彼得斯查完小船又向四周的水面张望，但哪儿也不见伯吉斯的踪影。远处 400 米开外有座小屋，只有走廊里的灯光还透出一点人气。

他双手划水接近小船，同时四处张望，寻找搭档的蛛丝马迹。忽然，船里传来一连串闷响，接着又是“哐当”一声巨响——一定是氧气瓶从架上掉下来的声音。他能听见船身薄薄的铝皮上铆钉变形发出的爆裂声，听起来就像有什么东西正在船舷里边四处乱敲似的。难道是浣熊？或者，是水貂？

“迪克？”彼得斯又喊了一声，开始生气了。

彼得斯游到船边时，只见伯吉斯一只胳膊抬起来，搭在船舷边上，正发疯似的对着空中乱晃一气。借着灯光，彼得斯看见伯吉斯的手好像……是烫伤了？皮肤血红，已经肿了起来，满手是泡，手掌骨肉都剥离开了！

“救命！”伯吉斯尖叫着，那歇斯底里般、高高的狂呼声远远传去，连附近岸边的树丛里都听得见。“天哪，快救救我！我快烧死

^① “迪克”和“里基”（“里克”的异体）均系“理查德”的昵称。